

WAI GUO ZHU MING ZU JIA JING DIAN ZHONG PIAN XIAO SHU XUAN
WAI GUO ZHU MING ZU JIA JING DIAN ZHONG PIAN XIAO SHU XUAN



〔法国〕 福楼拜 著

一颗简单的心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

吕同六 主编

林 达 陆雨莉 副

一颗简单的心

〔法国〕福楼拜 著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责编/邹玉华·封面/张振纲·版式/姚淑华

主 编 吕同六

副主编 林 达 陆雨莉

一颗简单的心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51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300

ISBN7-5329-1290-6/I·1131 定价:11.80元

ISBN 7-5329-1290-6



9 787532 912902 >



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就殷切地发出呼吁：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翻译世界名作。

外国文学名作，是人类文化的阶梯，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学作品，能够帮助认识人类世界，促进互相理解，也能够为建设和繁荣本国的文学事业提供借鉴和启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一代又一代文学家从外国优秀文

学作品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

在文学作品中,中篇小说是很独特的一个文学品种,它既具有长篇小说的优势,又包容短篇小说的特点,而又自成一体。因此,中篇小说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颇为繁荣发达。

从浩如烟海的外国中篇小说中,选取那些艺术上确有特色,已有定评的佳作,提供这些名著的优秀译文,来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博采众取,广为借鉴,以丰富文化生活,提高文学素养,有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便是我们编选这套“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的宗旨。

这套丛书选收十多个国家,四十余位著名古典和近代作家的五十篇上乘之作,上起文艺复兴,下迄二十世纪初叶,凡十卷,总计二百五十余万字。这些题材和风格丰富多样的中篇名著,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这套丛书因而具有艺术鉴赏价值、文学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了解,除所选作品都是出自国内优秀译家之手外,编者还撰写了作者介绍和有关作品思想、艺术特点的扼要分析。

承蒙译者诸君的鼎力支持,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热忱合作,本书得以编辑出版,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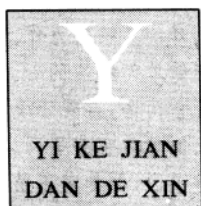
编者

1995年8月

目录



- √ 一颗简单的心 [法国]/福楼拜
李健吾译(1)
- 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 [英国]/王尔德
冯亦代译(34)
- √ 出卖影子的人 [德国]/沙密索
白永译(70)
- √ 两姐妹 [印度]/泰戈尔
如珍译(125)
- √ 赌徒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刘宗次译(185)



一颗简单的心

[法国]福楼拜

居·福楼拜(1821—1880),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小说家。

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他在大学学过法律,因病辍学,靠富裕的遗产生活,专心致志于写作。

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1856)、《情感教育》(1869),对法国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社会现实,予以毫不留情的揭露,对资产阶级精神道德的

没落，予以有力的针砭。福楼拜由此成为法国和欧洲的经典作家。

《一颗简单的心》(1877)，是福楼拜的又一篇力作。它描写一个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她的一颗简单而纯洁的心。作者善于用冷峻的白描手法，用抓住特征的三言两语，再现环境以及这环境造就的人物。种种看似平淡无奇、但却具有典型意义的、传神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不是停留于平面，而是向着精神世界的纵深掘进。

—

提起欧班太太的女仆全福，主教桥的太太们眼红了半个世纪。

她为了一年一百法郎的工资，下厨房，收拾房间，又缝，又洗，又烫，又会套马，又会喂家禽，又会炼牛油，对主妇忠心到底——而她^①却不是—一个心性随和的人。

她嫁了一个没有家业的美少年，他在1809年初去世，给她留下两个很小的孩子和一屁股债。她只好卖掉她的不动产；除掉杜克的田庄和皆佛司的田庄没有卖，这两所田庄的进项每年顶多也就是五千法郎。她离开她在圣·麦南的房子，住到一所开销比较小的房子。房子是她的祖上的，在菜场后头。

这所房子，上面铺着青石瓦，一边是一条夹道，一边是一条通到河边的小巷。房子里头地面高低不平，走路一不当心，就会摔跤。一间狭窄的过堂隔开厨房和厅房。欧班太太整天待在这里，靠近窗户，坐在一张草编的大靠背椅子上。八张桃花心木椅子，一平排，贴着漆成白颜色的板壁。晴雨表底下，有一架旧钢

① “她”和下文的“她”，全指欧班太太。

琴，上面放着匣子、硬纸盒子，堆得像金字塔似的。壁炉是黄颜色的大理石，路易十五^①时代的式样，一边一张靠垫的小软椅，上面蒙着锦绣。当中是一只摆钟，模样活像一座维丝塔庙^②。因为地板比花园低，整个房间有一点霉湿味道。

一上二楼，就是“太太”的卧室，非常高大，裱糊了一种浅淡颜色花朵的墙纸，挂着麝香公子^③装束的“老爷”的画像。这间卧室连着一个较小的卧室，里头有两张不铺垫子的小人床。再过去就是客厅，一直关着，里面搁满了家具，家具全蒙着布。再靠后，有一个过道，通到一间书房；一张大乌木书桌，三面是书橱，书橱的架子上放着一些书和废纸。幸福年月和不存在了的奢华的遗物，什么钢笔啦、水彩风景画啦、欧庄的版画啦^④，把两块垂直的雕版全给遮住了。三楼有一扇天窗，正对牧场，阳光进来，照亮全福的卧室。

全福怕错过弥撒，天一亮就起床，手脚不停，一直干到天黑。随后晚饭用过，碗碟搁好，大门关上，把劈柴埋在灰烬底下，手里拿着她的念珠，就在灶前睡着了。买东西讲价钱，谁也跟不上她，咬定牙根，就是不添钱。说到干净，亮光光的锅，把别人家的女仆活活气死。她要省俭，吃饭慢悠悠的，拿指头沾起桌子上的面包屑，——一块十二磅重的面包，专为她烤的，够二十天吃。

她一年到头披一条印花布帕子，拿别针在背后别住，戴一顶遮没头发的帽子，穿一双灰袜子，系一条红裙子，袄外面加一条打褶子的长围裙，如同医院的女护士一样。

① 路易十五(1710—1774)，是法国国王。

② 维丝塔，是古罗马的灶神，女性。庙在这里是圆亭式。

③ 麝香公子，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动青年的服装，灰大衣，绿领带，紧裤腿，鞋和手杖包着铅皮，身上带麝香，拥护王室。

④ 欧庄，法国有名的版画世家，其中皆拉尔·欧庄(1640—1703)尤其有名。

她的脸是瘦的，她的声音是尖的。她在二十五岁上，人家看成四十岁。她一上五十，就看不出年纪有多大了。她永远不出声，身子挺直，四肢的姿势有板有眼，好像一个木头人，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动作。

二

她像别人一样，有过她的恋爱故事。

她父亲是一个泥水匠，从脚手架上跌下来摔死了。母亲过后也死了，姐妹们各走各的，一个佃农把她收留下来，小小年纪，就叫她在田野里放牛。她穿着破布烂条直打哆嗦，贴住地面喝池塘里的死水，平白无故就挨打，临了让撵走，冤枉她偷了三十苏^①。她换了一家田庄，管理家禽，东家喜欢她，她的同伴却又妒忌她。

八月有一天晚上（她那时候十八岁），他们带她去参加考勒镇的晚会。提琴手刺耳的响声、树上的灯火、五颜六色的服装、花边、金十字架，还有一道蹦跳的那群人，马上就闹了她一个晕头转向，不知所以。她怯生生地闪在一旁，见一个有钱模样的年轻人，两个胳膊肘搭在一辆小车的辕木上吸着烟斗，走过来邀她跳舞。他请她喝苹果酒，喝咖啡，吃点心，送她一条绸帕子，自以为她猜出他的心思了，献殷勤送她回去。他在荞麦地头，愣头愣脑，把她翻倒了。她一害怕，叫唤起来。他只得走开。

又一天黄昏，一辆装干草的大车，在去宝孟的大路上，慢悠悠地走着，她想赶到前头去，在从车轮旁边蹭过的时候，认出了吆车的就是代奥道尔。

他一副安适的模样，走到她跟前，说一定要宽恕他才好，因为“毛病出在酒喝多了。”

^① 二十苏合一法郎。数目很小。

她不晓得怎样回答，直想逃开。

他掉转话头，谈起收成和乡里的名流，因为他父亲已经离开考勒镇，住到艾考田庄，所以他们如今成了邻居。她说了一句：“啊！”他接下去就讲，家里盼他成家，其实他并不急，等到有了对胃口的女人再说。她低下了头。他于是问她，想不想嫁人。她带笑回答：不好寻人开心的。——“没有的话，我对你赌咒！”他拿左胳膊围住她的腰；她就这样由他搂着走路；他们放慢步子。风柔柔的，星星照耀着，老大一车干草在他们前面摇来摇去；四匹马悠着步子，扬起尘土，走着走着，不用吆喝，就朝右转。他又吻了她一回。她在夜色中跑开了。

下一个星期，代奥道尔约她幽会约到了。

他们在院子紧里，一堵墙后，孤零零一棵树底下相会。她不像小姐们那样不懂事——牲口早就教会了她；可是理智和从一而终的天性没有让她失身。她一抵抗，越发煽起了代奥道尔的爱火。他为了得到满足（或者也许不存坏心思）起见，提议娶她。她不就相信他的话。他立下天大的誓。

没有多久，他讲起一件不如意的事来：他父母去年给他买过一个替身^①，可是说不定哪一天，就需要他入伍；他想起当兵就害怕。对于全福，这种怯懦成了一种钟情的证据；她加倍爱他。她夜晚偷偷出来，溜到幽会地点，代奥道尔说起话来，不是发愁，就是央求，直磨难她。

最后他讲，他要亲自去州长衙门打听一下消息，下一个星期天，十一点到半夜之间，他带消息来。

到了时候，她跑去会她的情人。

她见到的是他的一位朋友。

① 法国，特别在拿破仑帝国时代（书中年月），二十岁青年有应征军役的义务。

有钱人家可以买一个穷人顶替。

他告诉她：她不会再看见他了。代奥道尔为了逃避征役，已经娶了杜克一个很有钱的老寡妇勒胡塞太太。

她听了这话，万分难过，扑在地上，放声大哭，喊叫上帝，一个人在田野里哽噎到大天明。接着她就回到田庄，说她不打算做下去了。到月底，她支了工钱，拿一条帕子包起她的全部小行李，来到主教桥。

她在客店前面，问一个戴寡妇帽子的太太，凑巧她就在找一个烧饭的。年轻女孩子没有什么本事，可是看样子肯学，又样样迁就，欧班太太临了道：

“好吧，我就用你！”

一刻钟后，全福住到她家来了。

这家人家，处处讲究“家风”，对“老爷”的悼念，又是时刻不忘，她起初战战兢兢，直怕做错事！保尔和维尔吉妮，一个七岁大，一个不到四岁，在她看来，像是贵重的东西做的，她像马一样背他们，只是欧班太太不许她随时亲他们，扫她的兴。不过她觉得自己很快活。环境安适，她不再忧愁了。

每逢星期四，总有亲友来玩包司东^①。全福事先把牌和脚炉准备好。他们准八点钟到，敲十一点以前告退。

每星期一早晨，住在林荫道树底下的杂货商，就地摊开他的破铜烂铁。接着镇上就人声喧闹，中间还夹杂着马嘶、羊咩、猪哼和车在街上吱吱嘎嘎走的响声。将近正午，赶集到了最热闹的时候，就见门槛上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的老农夫，鸭舌帽歪在后头，钩鼻子，原来是皆佛司的佃户罗伯兰。不多光景，杜克的佃户李耶巴尔也来了，人又矮、又红、又胖，穿一件灰上身，皮裹腿带刺马距。

两个人全给女地主送来一些母鸡或者干酪。任凭他们花言

^① 包司东，是四人玩的一种扑克牌。

巧语诡计多端，全福回回戳穿，不上他们的手，所以走的时候，他们对她敬服得不得了。

欧班太太接待格洛芒维耳侯爵，没有准定的日子。她是她的一位长辈，吃喝嫖赌败了家，住在法莱司他最后留下的一小块土地上。他总在用午饭的时候来，带了一条可怕的髯毛狗，狗爪子弄脏了样样家具。他竭力摆出贵人的架式，甚至于每一次说起“先父”来，还举举帽子。可是习惯成自然，他照样一杯一杯给自己倒酒喝，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全福客客气气地把他推到外头：“够数儿啦，格洛芒维耳老爷！下一回来吧！”她关上了大门。

她兴冲冲地给前公家律师布赖先生开门。一看见他的白领巾、他的秃头、他衬衫前面的皱纹、他宽大的棕色大衣、他弯胳膊捏鼻烟的姿势、他的全部形态，她就心慌意乱，像我们乍见到大人物一样。

他经管“太太”的产业，所以有好几小时和她待在“老爷”的书房。他总怕受牵连，万分尊敬官府，自命懂拉丁文。

为了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教导孩子，他送了他们一套地理知识图片，上面印着世界各种景象：几个头上插羽毛的吃人的野人、一只抢去一位小姐的猴子、几个沙漠地的拜都安人^①、一条中了镖枪的鲸鱼等等。

保尔解释这些图片给全福听。这就是她的全部文学教育。

孩子们的教育由居尤担任，一个在镇公所办事的可怜虫，出名写一手好字，在他的靴子上磨他的小刀。

天气晴和的日子，全家一早就去皆佛司田庄。

院子在斜坡上，房子在正当中；往远里望，海像一个灰点子。

全福从篮子里取出一片一片冷肉，一家人就在靠近牛奶房的一间屋子用午饭。这是如今不在了的的一所别墅的唯一残余的

① 拜都安人是阿拉伯或非洲北部的游牧民族。

屋子。破烂的墙纸随风摆动。欧班太太回想当年，触目伤情，不由就低下了头；孩子们不敢再言语了。她说：“你们玩去吧！”他们就溜掉了。

保尔爬上仓房，捉小鸟，在池边打水漂，或者拿手杖敲大桶，像鼓一样响。

维尔吉妮喂兔子，跑过去采矢车菊，两条腿飞快，小绣花裤子露在外头。

秋季有一天黄昏，他们穿过草原回家。

上弦月照亮一部分天空，雾像纱一样，浮在杜克河弯弯曲曲的水面。牛躺在草地当中，安安静静；看这四个人走过。来到第三个牧场，有些牛站起来，后来就在他们前面，聚成一个圈子。全福说：“别害怕！”她哼着一种悼歌似的调子，轻轻摩挲着顶近的一条牛的脊梁。它转过身子，别的牛也学它转过身子。可是穿过下一个草原，平空起了一声惊人的牛叫。原来是一条公牛，给雾挡住了。它朝两个女人走过来。欧班太太拔脚就跑。“不！不！别那么快！”不过她们还是放快步子，因为背后的粗鼻息越来越近。牛蹄子如同铁锤一样敲打牧场的青草，它奔腾起来了！全福扭回身，抓起两把土，朝它的眼睛丢过去。它低下头，摇摆犄角，狂蹦乱跳，怪声吼叫。欧班太太带了两个小孩子，跑到草原尽头，又急又怕，寻思怎样越过高堰子。全福总在公牛前面朝后退，不住手地拿泥丢它的眼睛，同时喊着：“快呀！快呀！”

欧班太太推着维尔吉妮，紧跟着又推保尔，滑到沟底下，几次试着爬到坝上又跌了下去，后来总算鼓起勇气爬上去了。

公牛把全福逼到栅栏跟前，口沫溅着她的脸，再有一秒钟，就会顶穿她的肚子。她不迟不早，恰好从两根桩子当中钻出去；庞大的畜生，大吃一惊，站住了。

这事多年以来，成了主教桥的一种谈话资料。全福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她连干下了什么英勇的事，也没有想到

过。

维尔吉妮完全占住了她的心。因为自从这场惊恐以后，她就得了脑神经病，浦帕尔医生建议她到土镇洗海水浴。

那时候，到土镇洗海水浴的并不多。欧班太太四处打听，请教布赖，筹划一切，就像要出一趟远门一样^①。

行李放在李耶巴尔的大车上，先一天走。第二天，他牵来两匹马，一匹有女鞍子，装着绒靠背；第二匹胯背上，放一件斗篷，卷成座椅式样。欧班太太骑在他后头。全福照管维尔吉妮，保尔跨上勒沙坡杜瓦先生的驴；驴是在小心照料的条件下借到的。

路坏极了，八公里路要走两小时。马陷在烂泥里头，一直陷到散骨，拔出来要猛摇几下屁股，要不就是绊在车辙上，有时候又非跳不可。李耶巴尔的母马，走到一些地方，忽然停住不走。他耐着性子等它走；他说起沿路的地主，故事之外，还添上几句道德的感想。所以他们来到杜克乡镇中心，从围满旱金莲的窗户底下走过，他就耸肩膀道：“这儿有一位勒胡塞太太，不挑年轻人嫁，反而……”全福没有听见下文；马走快了，驴奔着；大家走进一条小路，栅栏门开开，出来两个小孩子，他们就在门口粪池前面下了牲口。

李耶巴尔的妈妈看见女东家，做出种种欢喜的表示。她开出来的午饭有牛里脊、大肠、灌肠、炒子鸡、起沫的苹果酒、蜜饯糕、酒醉李子，还一边说着礼貌话，太太身子像是更好了、小姐变得越发“俏”啦、保尔少爷格外“壮”啦，还提起他们过世的祖父母，因为李耶巴尔一家人在他们家做过好几代，所以全都认识。田庄像他们一样，显出古老的意味。虫蛀了房椽，烟熏黑了墙，玻璃窗蒙了一层尘土，灰灰的。一张栎木桶架，放着形形色色的器皿：罐子、碟子、锡盘子、捕狼的机器、剪羊毛的大剪子；一个老大的灌

^① 土镇离主教桥有十二公里。

肠器把孩子们逗笑了。三所院子没有一棵树不靠根长着蘑菇或者杈杈中间长着一簇榭寄生的。风刮下好些榭寄生，又从半腰长起；累累的果实把枝子全压弯了。草铺的房顶，看上去像棕色的绒，厚薄不等，不怕最强烈的暴风。不过车房坍掉了。欧班太太说她会搁在心上的，接着就吩咐套牲口。

他们又走了半小时才到土镇。过艾考尔的时候，一小队人马下来；艾考尔是船的上空的一个悬崖。他们又走了三分钟，走到码头紧底，就进了大卫妈妈开的金羔客店的院子。

换空气和洗海水浴有效验，维尔吉妮从头几天起，就觉得自己不那么虚弱了。她没有游泳衣，穿着衬衫下水；女仆在一间供洗澡人用的海关小屋给她穿衣裳。

下午，他们骑驴，翻过黑石崖，到海格镇那边游玩。小路开头越上越高，两旁的地一个浅壑又一个浅壑，如同公园的草坪一样，接着就是一片高原，有牧场，有耕田，前后错落开了。路边的木莓丛里，冬青直挺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树，或远或近，枝子横在蓝空里，杈杈一片。

他们几乎总在一块小草地上休息，左边是豆镇，右边是勒阿弗尔，前面是大海。阳光照耀，海像镜子一样光滑，而且那样平静，简直听不见潺湲的水声；几只麻雀躲在一旁啾唧；晴空万里，又把这一切罩在底下。欧班太太坐着做针线活；维尔吉妮在旁边编灯心草；全福采着香草的花朵；保尔嫌气闷，直要走去。

有时候，他们乘船，渡过杜克河，找寻贝壳。潮退的时候，留下一些海胆、石决明、水母；孩子们跑来跑去，要捉风带来的泡沫。波浪像在睡觉一样，沿着海滩，静静地落在沙上。海滩扩展开了，一望无际，只在陆地方面，沙丘为界，把它和跑马场似的马赖大草原分开。他们从这里回去，就见土镇紧靠坡下，一步一步渐渐大了起来；参差不齐的房屋，像笑盈盈的花，七歪八倒开满一片。

天气太热，他们待在屋里不出去。耀眼的太阳，从帘子的隙缝，射进一道一道亮光。村子里没有任何声响。外边人行道上没有一个人。四下里一片沉静，越发显得安宁。远处有船工的铁锤敲打船底，热风带来柏油气味。

主要的娱乐是看渔船回来。它们一过浮标，开始徐徐前进；帆降到桅杆的三分之二高；它们破浪前进，前帆膨胀胀的，好像一个气球，一直滑到港口中心，锚突然抛了下去。接着船就靠码头停住。水手隔着挡板，往外扔活鱼；一排大车等着装鱼；有些戴帽子的人，冲到前头拿筐子，搂抱她们的丈夫。

有一天，这中间有一个女人，走到全福跟前。没多久，全福欢天喜地走进院子；她找到了一位姐姐。接着就见勒鲁的老婆纳丝塔席·巴乃特出现了，胸前吊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右手挽着一个，左边还有一个小水手，拳头顶住屁股，圆帽子扣住耳朵。

一刻钟过后，欧班太太就把她打发走了。

他们总在厨房附近或者散步期间遇见这一家人。丈夫并不露面。

全福对他们有了感情。她给他们买了一床被、几件衬衫、一只炉子；他们明明在揩她的油。欧班太太讨厌这种软心肠，而且也不喜欢那位外甥放肆——因为他你呀你呀地喊她的儿子；维尔吉妮又直咳嗽，季候不相宜了，她回到主教桥。

布赖先生指点她挑选中学校。康城的中学校据说最好。保尔到那边去了；他鼓起勇气告别；住到一个可有学伴的地方，他是满意的。

欧班太太容忍儿子远离，因为这是免不了的。维尔吉妮一天比一天不想念他。全福怀念他的吵闹，可是有一件事占住她的心：从圣诞节起，她天天带着小姑娘去学教理问答。